

# 以与人类对等的视角看待动物



《斑纹》  
周晓枫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周晓枫的《斑纹》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兽皮上的地图”——顾名思义,这是一部有关动物的主题书,书中收录的文章或长或短,都与动物相关。有些是以动物为主角,描述动物世界中的种种、它们与人类世界的关系与矛盾;有些是借动物自说自话,以动物的世界对照人类的世界。周晓枫坦陈,随着成长,人们怀恋童年乐趣时,很容易忽略隐藏于其中的残忍,是文学和写作,把她从麻木中挽救出来。周晓枫说,写作这十篇或长或短的有关动物的散文,动用了她心底的那部分温存。

周晓枫其实是以与人类对等的视角看待动物的,她眼中的动物并不是冰冷无情的行尸走肉,而是富有个性、富有感情、富有温度的个体生命。单就以人类命名的“优点”来说,动物既与人类享有很多共同的优点,即便在孕育生命的方式上,也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传播种子,作为每一种生物源头的、私属的神,当飞鸟吞下

果实,种子即开始在它的肠胃中酝酿,并借助鸟的飞翔而四处旅行,最终撒遍大地,成为新的果实。而女人,其实就是人类保存种子的方式,人类由爱情孕育花苞,一天天用心浇灌,最终结出果实,同样会经历一番曲折才能修成正果。故而,周晓枫说道,每一次生,都是女人从衰老、疼痛和死亡那里艰难赎回的。

在周晓枫看来,人类虽然自视甚高,说穿了也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种,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若站在终极的视角去衡量,人类与所有的动物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人类的问题则在于,他们只喜欢享受权利,不愿意承担责任——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村庄,生活其间的所有动物,组成了一个利益攸关的大家庭。但在这个家庭中,每种动物所处的地位显然不是对等的,人类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不仅占有绝大部分资源,而且对其他动物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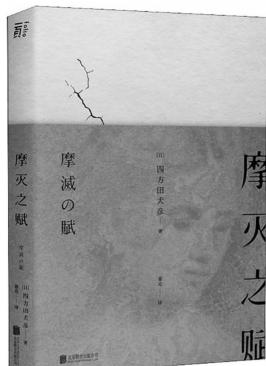
不加选择的杂食家伙,胃袋和脑袋一样发达,他们既把所有的动物列入食谱,甚至“以吃过食物的种类和价钱,来体现他的身份”。更加可鄙的是,人类还以自己的喜好打造并改变动物,他们将鹦鹉的舌头剪圆,让鹦鹉为自己歌功颂德;他们让家鸡完全忘记了运动的快乐,丧失了自由的需要;他们使鸽子向鸡的角色靠拢,成为一种准家禽……人类将所有的动物陈列在一只硕大无朋的餐盘中,将大自然变成自己饲养家禽的后院。

周晓枫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动物的世界,讲述人类社会的寓言。对于肉食者与素食者,周晓枫指出,后者的自由,不过是前者暂不征用的几枚小钱;对于鸽子试图在自由与服从之间找平衡的选择,周晓枫指出,降低精神生活的高度,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匮乏;对于猴子的可爱与可憎,周晓枫指出,猴子之所以争先恐后地对退位猴王下毒手,并非出于对老猴王统

治的积怨,而是要极力表白对新猴王的效忠;对于人类习惯将一些美好的形容词贿赂到自己名下,将一些恶劣的形容词加诸动物身上,周晓枫指出,像“禽兽不如”这样的词汇,表面上看是好人对坏人的唾弃,实际上是对禽兽行为作为极低的比较标准看待,反映出的是人类对自己的赞誉和对动物的羞辱……

写作这些动物题材的文章时,周晓枫时常会想起以描述自然而著称的散文作家苇岸,想起“那个朴素的、执拗的、话语迟缓的高个子兄长,想起他温暖而高贵的抒写”。周晓枫坦陈,她之所以选择动物题材,可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苇岸的影响,她想通过这些文章,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苇岸传递她的问候和谢意。周晓枫这样说道,人的任何骄傲都应该维持在有限的尺度内,对于上帝合理分配资源的方案,人类有权利占有自己应得的一份,但不可以滥用。 王淼

# 可以触及的时间



《摩灭之赋》  
[日]四方田犬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1月

《摩灭之赋》是日本美学大师四方田犬彦的一部随笔集。这部作品有两个特异之处:其一,它跨越了文学、考古、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珍珠光华,沉谧幽思,俯仰开阖皆灵性;其二,作者引述了许多名家之言化为己用,包括博尔赫斯、官泽贤治、谷崎润一郎、普鲁斯特、三岛由纪夫等人,在与前贤的交谈之中,在当下与往昔之间,悄然渡越时间的大河。

日本成语有言“一期一会”,怀着“难得一面,世当珍惜”的心情,认真对待眼前的人和事物。这样的心境,传达对无常的感悟。日本是孤离在汪洋里的岛国,飓风、地震、海啸,生命之轴常常经受突然的切割,人如草芥,渺小又坚韧,因而形成了民族独特的时间观念。

物哀、凋零与缺憾。《徒然草》《枕草子》《源氏物语》,一页页翻卷。吉田兼好说:“世间万物,唯始与终奥妙难言。”谷崎润一郎说:“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神龛镶嵌在墙壁里,光线昏

暗朦胧,氛围孤清神秘,仿佛有灵魂栖居其中。中国圣人老子说,“齿亡舌存”,在看牙的过程中,四方田犬彦感受它的奥妙,感受人对时间的抵抗。

从吴哥窟到威尼斯,从曼谷到济州岛,从东洋到南洋到西洋,诸方神灵隐现在书中,慈悲端详世人。这些神像的实体摩灭得很严重,譬如博洛尼亞圣斯特凡诺大教堂的铜浮雕、曼谷卧佛寺的佛陀、长野善光寺的宾头卢尊者,他们的头部与身体的多处细节已经消失在信众经年累月的摩挲里,时间磨灭万物,神明仿佛也无力庇佑自身,又何以遮阴世人呢?而正是这种消失与留痕,引发了四方田犬彦的觉悟,要为摩灭作赋。

摩灭,并不只是对时间的惋叹,四方田犬彦更关注人对时间的印刻。所以,他详解官泽贤治的《贝之火》。在他看来,这篇童话保存着官泽本人幼年时代的战争传闻和所见图像留下的记忆。战场上因炸弹碎片而失明的士兵,欧珀石这种矿物质在抚摸时易粉碎的特质,恰巧构成了对生命易逝

的喟叹。失明是本书的一个重要意象,也是选择文本对象的重要缘由。

博尔赫斯形容失明,“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失明是博尔赫斯家族的附骨之症,从出生之时,博尔赫斯就在迎接命运的落定。“时间”因此也成为博尔赫斯的思考对象。博尔赫斯说过,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时间问题把自我问题包含在其中。自我即过去、现在,还有对于即将来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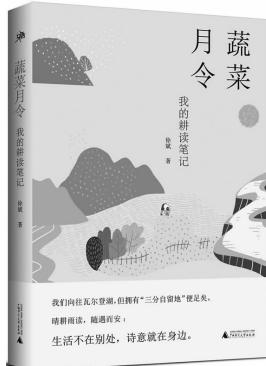
失明是身体的残损,疾病也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里净是一些被叙事加以利用的难以置信的遇合,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抹灭了现时情境与旧时情境的距离,奇迹般地融合。过去可以是常新的,它不断地变化,就像生活不断地革新。

开启的入口是被重新找到的时间那闪光的瞬间。玛德琳小蛋糕传递岁月未变的味道,普鲁斯特摆脱了肉身的沉重桎梏,成为自身中的永恒之人。身体也被看作时间的媒介,眼睛因为失明丧失了原本的功能,但是,

手代替成为了部分的眼睛。手在寻找,在摸索,也在观察,在思考。在失明之人对外界的接触与意识通感里,手成为了比它原本功能更重要的存在。于是,手拥有了更多自由,更多可能性,它成为向不可知处延展的某种主体。如果归返人类的共同历史,正是手在大脑与眼睛的协作之下,搭建了人类身处其中的世界。时间因此对人有了意义。

在时间文化的构成里,主观与客观,是需要处理却难以处理的基本关系。在抽象与形象、在实与虚之间,四方田犬彦尽力达成了“隐喻即真实”。堕入时间意味着异化,却又包含着疗救的愿景。时间之殇,是人性最靠近神性的皈依。四季更替,日夜轮换,出生、成长、老去、死亡,我们无法挽留住流逝的时间。然而,经由我们的手、眼、口,经由我们的身体、思想、意识,所铸造的文化记忆,是我们可以携带的时间贮存器。这些时间、这些世界,被一次次塑造,一次次讲述,一次次感知,也因此,一次次重生。 林颐

# 安放心灵的三分菜地



《蔬菜月令:我的耕读笔记》  
徐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种菜,对中国而言似乎再平常不过,哪怕是钢筋水泥的城市,也不乏绿莹莹的蔬菜在阳台、楼顶,在泡沫箱子里铆足劲儿朝高了蹿。当作家徐斌接过朋友交付的院门钥匙,拥有了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菜园,他便翻地、播种、浇水、施肥、除草,把小菜园料理得朝气蓬勃。《蔬菜月令:我的耕读笔记》一书,是徐斌有感于每一粒种子、每一棵幼苗、每一片绿叶、每一朵小花,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字,这是一本记录种菜生活的散文集。在他笔下,远离尘世喧嚣的小菜园,有浪漫的节奏,有细腻的日常,有奔放的情感,有对生命本真的一切美好期盼。

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辑,记录了作者种菜的点滴,以及对一年四

季中蔬菜生长变化的感受。每一畦地,都是一锹一锹翻出来的,个中甘苦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每次劳作,都是一头一脸一身的汗水。一身浊汗让一个庄稼人时时安逸,夜夜酣畅,在他们的愁苦中,一点也没有对身体的担忧。所以每次挖地,我都是踌躇满志,双腋生风,似要飞至太空。”作者的笔触如山泉汨汨流淌,沉浸在与妻子一同耕种的城市菜园里。任凭思绪游走在这部书所营造的情境中,好似看见那个虔诚的“城市菜农”以铁锹、锄头、镰刀在大地上书写的全过程,进而为他的娓娓诉说而感动。

镰刀“除旧”,铁锹“布新”,它们既是兵器,也是作者与草木、土地沟通的红娘。汗水不住地滴落,如同秋雨敲打,清音响起,犹如天籁。这时,妻子则用锄

头把地耙平,像母亲为孩子铺床。“她把生菜种子、菠菜种子托在右手手心,左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成鸟嘴样式,再用鸟嘴啄出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神态安详,满脸喜悦,动作优雅,像在演戏。”种完茼蒿、芫荽、油麦菜,再播点蚕豆、豌豆,再栽点莴笋、洋葱、圆白菜……只凭借想象,菜园便已展开无限绿意与生机。

各种蔬菜,一如人生际遇。徐斌写冬日里的青菜,“像极了戏剧中的青衣,素雅、端庄,安详、稳重。”不同的是,戏曲中的人物,多经坎坷,命途多舛,有的遭受遗弃,有的生活困苦,故有“抱肚子旦”“苦条子旦”之说;而青菜们则是开朗沉稳,乐观知命。他把空心菜看作是乡间极皮实的孩子,只是浇水,略施肥料,便蔚然成景。“一

棵一棵,分蘖成蓬,贴地蔓延,铺满菜畦。从阳春吃到仲秋,还是碧绿。”同样皮实的还有芋头,经过一夏半秋,虽然千疮百孔,遍体鳞伤,依然倔强地站立。气色很差的是秋黄瓜,它们不言不语,满面愁容,相处多了,仿佛蔬菜也会撒娇。

菜园不大,仅三分地,却足以安放浮躁的心灵。在这里流汗、沉淀、思考、收获,徐斌寻觅到了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渐冷的生命开始回暖、热切,心底流淌出满满的爱意。阅读这本别有情趣的散文集,顿然发觉那些平日里叫得出名、叫不出名,堆垒在菜市场摊位上的蔬菜,竟也这般明媚丽人,这般温暖可爱。俯身小小菜地,耕耘如斯,收成如斯,内心恬静如斯。

刘学正